

● 康怀远 著

李白批评论



重庆三峡学院
科研文库

巴蜀书社
四川出版集团





重庆三峡学院科研文库

李白批评论

康怀远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白批评论/康怀远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4.9
ISBN 7-80659-626-7

I. 李... II. 康... 李白(701~762) — 唐诗
— 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8701 号

李白批评论

康怀远 著

责任编辑	谭晓红
装帧设计	李文金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电话:(028)87071239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0 千
书 号	ISBN 7-80659-626-7/I·219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康怀远,笔名明静,中文教授,中国李白研究学会理事。1982年以来,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江汉论坛》《人文杂志》《社会科学研究》《甘肃社会科学》《中国文学研究》《理论探讨》《天府新论》《中国李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本科资料复印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名作欣赏》《甘肃理论学刊》《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报刊发表李白研究论文和理论文章120多篇,先后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中国文联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巴蜀书社出版《李白论探》《金昌市志》《人生悟谈》《人生设计百议》《人生健康百题》《人生成功百论》《人生走笔》《生命絮语》《凝神集》《李白批评论》等著作10部。

学术论（代自序）

“学术”一词，德文意为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创造即理智的活动、精神的努力和文化的陶养。学术研究不只是做学问，它有个学术品位问题。作为研究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品位，提高自己创造知识的能力。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这里强调的仍然是学术的创造品位。学术的创造品位关乎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是对理智的开掘、精神的提升和文化的超越。研究学术的人如果不注重学术品位，他可能是个专门家或学问家，但并不具备开拓者的胸怀和气质，更不具备思想者的胆识和勇气。注重了学术品位，研究者才能以开拓者和思想者的气度不断创造新的知识领域。创造发现真理、实现真理，是学术的生动灵魂。

学术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侵犯学术尊严就是对严肃而科学的学术研究的亵渎。学术的严肃性就在于它不说假话，不说大话，不说套话，不说空话，为追求真理而承担起时代和社会的责任；学术的科学性就在于它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以正确的思维去探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以及由联系和规律所决定的事物发展轨迹。置学术尊严于不顾不仅导致学术园地的荒芜与丛杂，而且势必扭曲学术主体的人格与心灵。这样，对民族，是创造精神的毁灭；对国家，是创造能力的扼杀；对群体，是创造意识的淡

化；对个人，则是创造思想的禁锢。没有创造精神的民族是愚钝的民族，没有创造能力的国家是贫穷的国家，没有创造意识的群体是奴化的群体，而没有创造思想的个人则是庸惰的个人。如此，民族、国家、群体、个人诸尊严何在？

学术的地位是轻易不可动摇的。动摇了学术的地位就等于宣告学术的无足轻重。这是很可怕的愚昧和糊涂。学术研究中所贯穿的思想、精神和思维往往可以体现国家和民族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志气、锐气和灵气。活跃的学术是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志。学术的殿堂应该金碧辉煌，它是文化的聚焦，它是教育的投影，它是历史的折射，它是现实的闪光，它是时代的彩虹，它是未来的朝霞。站在学术的殿堂，我们就会多一些敏感，少一些迟钝，多一些思索，少一些盲目，多一些智慧，少一些顽冥。学术的殿堂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的轻薄和敷衍；学术的殿堂是科学的，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这既是学术的尊严所要求的，也是学术的地位所决定的。

学术的风格是研究者人格的文字表达——文风。文风之正首在人格之正。文以气为主，弘扬正气，发扬清气，激励志气，向来是中国学术应有的气魄和作风。文风之正次在行文之正，走正道，扶正义，倡正明，向来是中国志士应有的胆识和气质。文风之正三在思想之正，正视听，正玄虚，正妄说，向来是中国精英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综此三者学术的风格旨在讲真话，传真理，抒真情，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开诚布公，造福人类，不以学位压人，不以学衔欺人，不以学棍打人。在学术的论坛上，要以文会友，以文交友，以文促友，即所谓“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在学术的论坛上，只信奉真理，不信奉权威，有时倒可以向权威挑战。挑战是学术的生机和活力，是学术风格的阳刚美。

学术的思想是研究者灵魂的深刻反映。没有思想的学术只是用文字堆起来的沙丘，新的生命难以为继，且莫说成长和发展

了。学术中的思想是一条红线，把研究者的思路、构架和方法串连起来，文字语言只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思想生动，则学术是生动的；思想活跃，则学术也是活跃的。僵化的思想必然带来学术生命的窒息，愚昧的思想必然造成学术空间的萎缩，错误的思想必然招致学术阵地的丢失。生动和活跃是学术的思想得以推陈出新、锋芒毕露的内在机理；思想的推波助澜显示了学术蓬勃向上，在探求未知世界的奋斗中让学术始终立于前沿阵地，去迎接新的战斗。无思想就无学术。思想武装了学术，学术才所向披靡。

学术研究必须遵循正确的方法。研究之与方法，如同过河之与桥或船，没有桥或船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学术研究的方法不是神灵赐予的，也不是教科书上钦定的，更不是圣哲之人赏给的，而是在实践中用心的领悟、作的功夫和脑的智慧总结、归纳、整合出来的。像走路，如果不用双脚去走，却坐在床上苦想走路的方法，是一辈子也不会走路更走不好路的；再像游泳，如果不下水，却在体育课堂上探求游泳的方法，同样是永远学不会游泳自然谈不上游好泳的。所以真正的方法是自己摸索和探讨出来的。方法和理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摸索和探讨，就只能是别人的，先贤的。把别人的和先贤的方法和理论拿过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亲身实践才是过河的桥或船。

学术道路也是人生的一种选择。选择了学术道路就意味着把自己的宝贵生命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这样，研究的成果便凝聚了研究者的心血，投入了研究者的心身、心灵。在这条路上走一走，看一看，不是很困难的事，但如果坚持到底，并且矢志不渝地走下去就不容易了，因为它需要的是非功利的献身精神，非世俗的耕耘毅力，非常规的睿智思想，非官场的自甘寂寞。把走此路看成升迁之途，名利之梯，荣耀之阶，不是对学术的误解，就是对学术的曲解，至少也是对学术的偏解。学术研究的哲学生命

在于无为而治，在于桃李无言，在于无心插柳。这条路一旦选定，付出高于收获，代价高于利润，所以生意场上的经纪，投机取巧的商人，吃喝玩乐的纨绔，大可不必涉足。

学术的生命在于发现，发现问题，发现空白，发现漏洞。发现了问题并且加以解决，学术的生命就获得了新质；发现了空白并且加以填充，学术的生命就补足了氧气；发现了漏洞并且加以完善，学术的生命就延长了时值。发现是人类生存的灵性所在，人类进化的每一步都是发现之光照耀的结果，如火、新大陆等。发现是学术前进的悟性所在，学术发展的每一项都是发现之智开拓的必然，如电、蒸汽机等。人类停止了发现，人类定将倒退到愚昧时代；学术停止了发现，学术定将回归到荒原地带。谁也不希望人类的愚昧时代重演，谁也不企图学术的荒原地带再现。因为这样的重演和再现都是人类的悲哀，更是文化人的悲哀。

学术的视野应该是广阔的，高远的，深邃的。广阔的视野可以立足现实，借鉴历史。视野广阔，学术研究不至于坐井观天，自以为是；视野高远，学术研究不至于望洋兴叹，固步自封；视野深邃，学术研究不至于鼠目寸光，夜郎自大。学术的现实性就在于文章合为时而作，学术的未来性就在于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学术的世界性就在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学术的历史性就在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把现实性、未来性、世界性和历史性融为一体，学术研究就能从时代的夹缝中走出来，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的制高点上开拓创新，撑起自己的一片蓝天。这里最忌讳的是学术的近视症和夜盲症，它们急功近利，抱残守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其结果不是研究的式微，就是研究的短命。

学术的境界应该是学然后知不足。学是学术的源头活水。源头不涸，活水常新。学的过程就是一个漫长积累的过程，就是一个潜心钻研的过程，就是一个严肃批判的过程，就是一个缜密思

考的过程。当这些过程完成以后，学术研究的飞跃就可能到来。学术上的飞跃是学的量变引起术的质变的理性升华。所以学不是人云亦云，不是照本宣科，不是不越雷池，不是坐享其成，而是通过学习，站在巨人们的肩上去登攀学术研究的顶峰：说第一句话，写第一篇文章，作第一个结论。这既是学术的学风，也是学术的门风，端正的学风造就一代学士，严格的门风铸就一代宗师。对学术的高境界的追求是学术的本质要求，永不满足的车轮靠学术来推动，研究的别开生面便会迎来学术界的艳阳春色。

目 录

学术论（代自序）	（ 1 ）
李白气质论	（ 1 ）
李白心灵论	（ 12 ）
李白人格论	（ 19 ）
李白童真论	（ 33 ）
李白生命意识论	（ 40 ）
李白法度论	（ 50 ）
李白思想论	（ 73 ）
李白风格论	（ 88 ）
李白宗法自然论	（ 101 ）
李白豪放论	（ 122 ）
李白幽愤论	（ 137 ）
李白七绝论	（ 152 ）
李白七律论	（ 163 ）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论	（ 171 ）
李白“白”字论	（ 189 ）
元白批评李白论	（ 196 ）
苏轼褒李白而贬徐凝论	（ 214 ）
神话与李白	（ 228 ）
老子与李白	（ 242 ）

汉大赋与李太白	(257)
〔附〕“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李白汉赋评说之我见	(269)
司马迁与李太白	(275)
李杜《忆旧书怀》《北征》二诗之比较	(300)
李白陷狱与杜甫获罪	(307)
李白从璘平议	(317)
回归自我的愿望达成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主题臆解	(331)
享受发表（代后记）	(337)

李白气质论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极有才气的一位诗人，臧克家说他“诗才天比高”，他自己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指气质而言。

气质是人所具有的一种宝贵的先天禀赋，它既受到遗传的影响又打着时代和生活的烙印。李白的气质属于诗人一类，诗人的气质灵动，浪漫，不拘一格。现代科学的研究证明，气质与大脑高级神经系统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其遗传性和先天性正是由这一点所决定的。在后天的生存时代和漫长的生活经历中，气质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稳定和典型的形态又直接受到性格的影响。西方的一位哲学家说过，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这就告诉我们，性格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决定人生的命运，难怪法国著名作家斯丹达尔曾经强调过：“作一个杰出的人，光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头脑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强烈的气质。”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李白的气质尤其显得卓犖不群，无与伦比。分析李白的气质，把握李白的性格，探讨李白的命运，可以使我们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作为天才或仙才诗人的诗性动力。

一、李白很自信

自信表现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积极态度，表现为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充分认识，表现为一个人强烈的自我肯定意识。

李白强烈的自我肯定意识可以分解为自我设计、自我觉醒、自我信任、自我超越和自我标榜等五种模式。

自我设计的李白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抱病残年，客死当涂，整个地为自己的人生划了一道功成身退的轨迹。一方面他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另一方面他却想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正是正统文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政治理想和生活理想的真实写照，然而在政治的路上李白从未“达”过，倒是穷困孤独伴其一生。尽管他声言“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但毕竟没有“功成”，所以身也未退，在政治理想和生活理想极其矛盾的煎熬中度过了他的一生。

自我觉醒是李白吸收和改造了老庄哲学的天道自然观所赋予的对主体生命的领悟。在李白的精神天地里，他除了“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更多的便是通过拥抱自然来过滤自己的灵魂，从而张扬了粪土王侯、睥睨富贵的人格，使“屈原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富贵功名如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吟唱成为他诗歌的重音符。

自我信任是李白对自身价值的一种认定。他在骨子里从来不把自己和一般人同等看待，而是像虎、像龙一样等待时机搏击风云，期盼着“金高南山买君顾”。他确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他深信“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

自我超越，李白选择了游仙和饮酒。以《古风·五十九首》为例，“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飞龙而凌倒影，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揖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于安期生”，其超凡脱俗之志见于言外。对于饮酒，李白则是以极大的乐趣游历于自己的精神王国，铸造自己的诗魂。他说：“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在李白的眼里，酒简直超越了天，超越了地，超越了神仙。酒是他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至于自我标榜更是他自命不凡的一种表达。李白最感光荣的是天宝元年奉诏入京，“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书情赠蔡舍人雄》），“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赠溧阳宋少府陟》），“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江夏赠韦南陵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他有时颇多回忆：“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锁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玉壶吟》）“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文章献纳麒麟阁，歌舞淹留玳瑁筵。”（《流夜郎赠辛判官》）他有时常作夸耀：“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赠杨山人》）

总之，自我设计，自我觉醒，自我信任，自我超越，自我标榜，五位一体地共同造就了李白自我肯定的性格，并把自信的气质烘托得淋漓尽致。

二、李白很天真

李白的天真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是“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时的天真”。这种天真，以“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羨，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真实的诗人不戴面具，不善机巧，不说假话，一如稚拙的儿童。儿童的讨人喜欢并不在于他的成熟、练达和世故，恰恰在于他的幼稚、天真和透明。李白确实真实得像儿童，可爱得像儿童，他的感情世界充斥着美丽的童话，虔诚的童真，亮情的童心，神妙的童趣，活泼的童性，新奇的童话。

童真是李白生命的本真。他自称大鹏，呼唤着强劲的旋风能助自己一臂之力，直冲九霄万里云间。李白觉得人活得像大鹏一样，即使从天而落，翅膀的张力足可以倒海翻江卷巨澜。他对蔑视自己的人表示了矜持的不屑一顾，常拿孔老夫子“后生可畏”的话来回敬他们。当接到皇帝让他进京的诏书的时候，正值秋肥酒熟的季节，他喊童子，呼儿女，烹黄鸡，酌白酒，“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李白立即踌躇满志起来，仿佛战国时代的策士，恨不得早有出头之日，仿佛汉武帝时代的朱买臣，恨不能富贵以傲妻妾。他现在要快马加鞭西入长安，仰天大笑去见天子，蓬蒿之辈岂能与李白同日而语？他的确兴奋到极点，一厢情愿地设计着辅弼君王的人生理想。一纸御诏直让他欢呼雀跃，浑身的细胞都被兴奋的情绪鼓胀起来。他发誓要竭诚尽力，剖心输丹，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此时的李白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但其天真的心态与儿童无异。李白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到了

长安的。

大唐皇帝对李白的礼遇不可谓不高，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而且潜草诏诰，人无知者，多像李隆基的私人秘书。这就很使李白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一展宏图大略的时机到了。他有点趾高气扬，骑的是飞龙马，跨的是白玉鞍，拿的是白玉鞭，出入银台，著书金銮，献赋甘泉，扈从天子，“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就是大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之辈，何能与我李白相比？然而“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不到三年，李白就被皇帝借口非廊庙器而赐金放还，满腔热血流进冰窟，一派童真遭遇扼杀，那一纸御诏变成政治的空头支票，他如同做了一场梦。李白的梦是童话式的，他大梦初醒，似乎才意识到御用文人角色的可怜。他仰天大笑来到长安，又仰天大笑离开长安，与其摧眉折腰，奉侍权贵，不如身骑白鹿，回归自然。李白的选择也像儿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童趣是李白保持童真的天性。天性不灭，童真才显示了生命的活力。心理学家说，兴趣就是天才。培育李白这样的天才固然离不开大唐社会的文化沃土，但是超凡脱俗的童趣绝对是他足以成为天才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魔法无边，常人不可企及。同样是喝酒，李白就有奇思妙想。不要说我李白是酒仙，请看天，“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请看地，“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他的结论是：“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同样是赏月，李白就有奇文妙语。他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凌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凭趣而问，李白的生命连同他的诗歌以问月而永存，

以饮酒而年轻。酒是一种精神，月是一个象征，把酒和月童趣般地结合在李白的生命意识中，可算是空前绝后的创造。

李白的童心又滋养了他的童趣。童心和童趣共同塑造了鲜活的李白。他虚构的神仙境界，并不使人感到荒诞，好像真实的存在。站在现实的大地上，他要和王子晋交朋友，他要跟卫叔卿施高揖，他要向赤松子借骑白鹿，他要同安期生共餐金光，他手持芙蓉飞上太清，他折断若木遨游八极，他去蓬山时把玉鞋留在人间，他过天关时把太白叫来开门，他想喝酒，玉女飘然从九天而下为他送来溢光流彩的霞杯；他想舞剑，明月诚然善解人意与他对影成三并相约云汉。……游仙与仙游把李白的童话世界打扮得色彩斑斓，令人向往。神仙传说向来是活跃于儿童心灵深处的生动话题，李白以童心或者放大或者缩小，人间天上，自由驱遣，无穷的魅力永不衰竭。童真的李白需要童心的支撑，否则童真就会趋于老化。童心在李白的诗歌中是一种超然物外的静泊：“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童性在李白诗歌中又是一种生命不朽的夸张：“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时得秋霜。”童性在李白诗歌中还是一种主体力量的展示：“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愁杀洞庭秋。”童性在李白诗歌中更是一种返朴归真的自由：“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超然物外，生命本能，返朴归真，就李白的人格而言是诗歌外在形式的内化，内化的人格体现着童性的舒张。对于人格，童性即为境界；对于诗歌，童性即为意境；境界和意境的结合使李白的童真极富个性，只有李白才能面对敬亭山而产生我看山、山看我的两相不厌；只有李白才能面对明镜而顿生岁月沧桑、时不我待的身世感慨；只有李白才能面对洞庭而勃发铲却君山、平铺湘水的豪迈气概，也只有李白才能面对自然而追求本真飒爽、摆脱世俗的人生享受。

至于童话，李白是以豪语、快语、仙语、醉语、率语和口语